

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

季羨林

所谓三十二相是指印度古代流传的大人物 (mahāpuruṣa) 特异的生理现象。这是一种民间传说与宗教迷信的混合产物，看上去是非常荒诞而又幼稚可笑的。但是它的影响却不可低估；它也传到了中国，不但影响了中国的相术和小说，比如说《三国志演义》，而且还进入了正史。我以前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①，这里不再赘述。

我现在谈吐火罗文A（焉耆文）中的三十二相，并不是因为我对这种特异的生理现象感到兴趣，而是因为这三十二相屡次出现于吐火罗文A和B（龟兹文）中；虽然没有一处是完整的，但有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等等的译本可资对比，对于确定一些吐火罗文字的涵义很有帮助，而确定字义又是当前研究吐火罗文重要而又艰巨的工作。

释迦牟尼如来佛身上的三十二相（与之并行的还有所谓八十种好 (anuvyañjana)），都讲的是特异的生理现象，二者之间也有重复），散见于许多译本的佛典中，基本上相同，但又有差异：名称的差异、次序的差异、详略的差异，等等。对于这样的问题，这里无需细谈。专就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而言，过去许多国家的研究吐火罗文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比如，德国学者 F·W·K·Müller, W·Schulze, E·Sieg, W·Siegling, 法国学者 S·Lévi, 比利时学者 W·Couvreur 等等都是。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其他文字中的三十二相，比如，德国学者 E·Leumann, Reichelt, F·Weller, 法国学者 Benveniste, Sénart 等等都是。他们所写的有关的书籍和论文，在这里就不加以列举了，在下面引用时再写出。这里只着重指出一点，那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从语言学而不是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讨论三十二相。我们在下面也遵循这个原则。

研究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的文章，几乎都与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Maitreya-Samiti) 有联系。这一部书不是经，而自称是剧。这一部叙述弥勒会见释迦牟尼如来佛的剧本，是圣月菩萨大师自印度语译为吐火罗文，而智护法师又自吐火罗文译为回鹘文的。吐火罗文A的残卷和回鹘文的残卷过去都有所发现，而且还不只一种。古代于阗文也有《弥勒会见记》，E·Leumann 于1919年校刊出版，书名是 Maitreya-Samiti, Das Zukunftsideal der Buddhisten, 共分为三部分：一、北雅利安文（即于阗文）；二、印度文；三、汉文。此书不是剧本，与吐火罗文A本及回鹘文本只在内容上有些相似，实则无关。我们在这里不去研究。无论如何，弥勒佛的信仰在古代新疆一带流行极广，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古代新疆地区佛教大小乘都有，而以大乘为主；弥勒佛信仰大小乘都有。以后当专章讨论这个问题，这里先提一句。

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吐火罗文A本和回鹘文本的《弥勒会见记》残卷久已为人所知，外国学者已经写过一些文章。但是，近二十多年来，在我国新疆，又继续有所发现。虽然还不

够全，但其量远远超过外国学者已经知道的那一些。中外学者知道了这情况，都会欢欣鼓舞的。关于回鹘文本发现和考释的情况，请参阅冯家升、耿世民和李经纬等同志的文章：冯家升：《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见《文物》1962年7、8期；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见《文史》第十二辑；李经纬：《〈如来三十二吉祥相〉回鹘译文浅论》，见新疆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二期；我在这里不再去谈。至于吐火罗文A本，1975年3月在新疆焉耆又新发现了四十四张，每张两面，共八十八页。每页八行，只有一页是七行，而这一行可能是撕掉的。同以前发现的绝大部分吐火罗A残卷一样，是用工整的婆罗谜字母书写的，也同样有火烧的痕迹，一般是烧掉左端的三分之一左右，有少数几张烧得很厉害，只留下几行字。最初发现时，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今年二月，王东明同志和李遇春同志把放大的照片交给我，让我检看内容，确定书名。我把第一页只看了几行，就发现了本书的名称：《弥勒会见记剧本》（Maitreya-Samiti-Naṭkaṃ，见新疆博物馆编号76 YQ1.1¹/₂5，下面引用时，只写最后的页码）。德国学者校订出版的残卷中，虽然也有这部书的断片，但为数极少；而且从他们的内容介绍来看，他们对本书的内容不甚了然。这是为当时客观条件所限，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从新发现的残卷的行款来看，与以前发现的几乎都不相同，可见这是一部独立的写本。在文字方面，同旧的有许多相同之处，可以用来互相校对，互相补充，这对于了解内容有很大的帮助。总之，发现这样多而又连贯的残卷，是一次空前的盛举。对吐火罗文的研究来说，这是一件大事。这是我国的博物馆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对世界学术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贡献。

我正在挤出时间，对残卷进行整理、考释的工作。我现在先从中选出三十二相这一段，加以对比研究。原因是三十二相有多种文字的异本可资参照，对确定字义较有把握。可惜残卷原来就已错乱，新疆博物馆的编号不足为凭。我要整理的是8¹/₁和14¹/₂这两页，还有12¹/₂和12¹/₁这两页。8¹/₁和14¹/₂虽然编号相距颇远，实际上应该是相连的。但是核对火烧的痕迹，这两张原来就没有排在一起；所以，对于次序的错乱，新疆博物馆的同志们不能负责。只是这三张的¹/₁和¹/₂应该颠倒过来，因为从8和14以及12这三张上三十二相的排列顺序来看，¹/₂应该在前，¹/₁应该在后。

为了弄清楚三十二相在整个剧本中的地位，有必要先把与三十二相的出现有联系的故事梗概交待一下。《弥勒会见记》，无论是吐火罗文A本，还是回鹘文本，规模都非常巨大，内容都非常丰富。吐火罗文A本，因为发现的残卷相对地说还比较少，现在还无法确定其规模。回鹘文本，虽然也还不能说残卷已全部被发现，但仅就目前已发现的来看，293张，586页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故事线索已完全清楚。详细内容请参阅耿世民文章。在吐火罗文本中，同回鹘文本一样，三十二相出现了两次，而且都是在第二幕。第一次是吐火罗文8¹/₁和14¹/₂（简称《吐新博本》一），回鹘文是第二幕第五张（简称《回新博本》一）；第二次是吐火罗文12¹/₂和12¹/₁（简称《吐新博本》二），回鹘文是第二幕第十一张（简称《回新博本》二）。第一次出现时，两个本子都清清楚楚标出了表示顺序的数字，而第二次出现时则都没有数字，顺序大有差异，内容也不完全相同。可是两个本子又基本相同，只有最后几相不同，二者都不够三十二相。值得注意的是，《吐新博本》一与《回新博本》一之间，顺序也不完全相同。《吐新博本》一的第六相，到了《回新博本》一中变成了第三十一相。因此，从前者的第七相后者的第六相起，二者之间就相差一个数字，这样一直到最后一相才又完全相同。我在这里要提一句：在吐火罗文与回鹘文中，故事开始不太久，三十二相就出现了。

故事内容大略是：婆罗门波婆离（Bādhari，我借用汉字旧译，与梵音不完全符合），年已一百二十岁，梦中受天神启示，想去拜谒释迦牟尼如来佛。但自己已年迈龙钟，不能亲身前往，遂派弟子弥勒同伙伴十六人，代表他谒佛致敬。碰巧弥勒也在梦中受到天神同样的启示，便欣然应命。波婆离告诉弥勒等说：如来身上有三十二大人相，只要看到这些相，那就必然是如来无疑，就可以把疑难问题提出来，以此来考验如来。在这里三十二相第一次出现。等到弥勒等奉师命来到释迦牟尼那里，他仔细观察，果然在佛身上看到了三十二相。在这里三十二相第二次出现。

这并不是一个新故事。汉译《贤愚经》卷十二《波婆离品》第50，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参阅冯家升文章）。可见这故事在印度流传已久，改为剧本大概是以后的事。至于回鹘文残卷跋语中讲到的“印度语”，不知是否指的就是梵文。反正梵文或其他印度语的原本至今并未发现，只能算是阙疑。

我现在就在下面按照吐火罗文A残卷8¹/₁和14¹/₂的顺序把三十二相一一开列出来，辅之以12¹/₂和12¹/₁。我把新发现的《新博本》列为正文，《新博本》缺而其他吐火罗文A本有的则写在圆括号（ ）内，字母缺少加以填补的也用圆括号，字母不清楚的则用方括号〔 〕。现在统计起来，只有《新博本》有而其他本完全缺的是二（两条）、三、六、七、八、十、十二、十七、二八等，这几条特别值得我们重视。我在下面将引用的书籍和文章有：

1. Gr. = Sieg und Siegling, Tocharische Grammatik;
2. Toch.Spr. = Sieg und Siegling,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3. Schulze = Schulze, Kleine Schriften;
4. Couvreur = W. Couvreur, Le caractère sarvāstivādin-vaibhāṣika des fragments tochariens A d'après les marques et épithètes du Bouddha, Muséon, tome LIX 1—4;
5. MPPŚ = Mahāprajñāpāramitāśāstra (Lamotte) ;
6. D = Dīghanikāya (巴利文) III 143—144;
7. 《长阿》 = 《长阿含经》;
8. 《中阿》 = 《中阿含经》;
9. 《大般若》 =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10. 《翻译》 = 《翻译名义大集》，柳亮三郎编;
11. 《回新博本》 =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12. 《吐新博本》 = 1975年新疆发现的吐火罗文A本《弥勒会见记剧本》，现存新疆博物馆;
13. 《大方便》 = 《大方便佛报恩经》。

下面引用时，为了避免重复与冗长，我只写前面的缩写。

在8¹/₁三十二相出现以前，《新博本》有几句活：bādhariṃ raryuraṣ ptāñktac waṣṭaṣ laṇtseñcā brāmnune raryuraṣ śāmnune (8¹/₂) (emṭssantra) //// krop wartsyam lmont ptāñkaṭkaṭṣṣinac kātse śamcā tṃak yas cami kapśiñṇaṃ taryāk (8¹/₁ 3) (wepi) //// sne tom yaṣaṃ śāstrantwam nṣā ākṣiñṇunt tṃam mantne (8¹/₁ 4)。这几句话也见于 Toch.Spr. 212 b 4, emṭssantra 这个字就是根据 Toch.Spr. 补上的。但是这里残缺得很厉害，只剩下八个多字。这几句话的意思是：“离开波婆离，出家走向佛天，丢掉婆罗门种

姓，加入沙门僧伽……处在随从中，走向佛天；接着你们在他身上（就能看到）sne tom（意义不清，sne 义为“没有”，tom 是指示代词复数阴性主格和间接格）像你们经书上那样告诉我的三十二相，其相如下。”“相”字在两个本子中都被烧掉。见于其他地方的“相”，吐火罗文 A 是 lakṣam（梵文 lakṣaṇa）或 śotre，吐火罗文 B 是 lakṣaṇe 或 śotri。

下面我们研究三十二相。我把《吐新博本》一按照原书顺序列在前面，把《吐新博本》二的顺序打乱，把有关的相列入前者相应的相下，缺者当然就不列。其他吐火罗文本列入圆括号中，以示区别：

一、lyāk śiraś tāpa（《新博本》8¹/₁4）（kyis ānt oki śal (pēm) ////）（Toch. Spr. 212 b 6）

“脚底板像镜面那样光辉四射……”

相当于《回新博本》—1^②；二29；MPPŚ 1: supratīṣṭhitapādatalaḥ^③；《大般若》1：“诸佛足下有平满相，妙善安住，犹如奁底，地虽高下，随足所蹈，皆悉坦然，无不等触”^④；《长阿》1：“足安平，足下平满，蹈地安稳”^⑤；《中阿》1^⑥；D1, III 143: suppatīṣṭhitapādo hoti；《翻译》265（30）：supratīṣṭhita-pādaḥ，“足下安平（相）”；《大方便》1：“足下平”^⑦。但是，除吐火罗文 A 本外，没有任何一个本子用镜面来比脚底板。在吐火罗文中，从所处的位置来看，这显然是第一相。Couvreur 把它列为第二相，是错误的。

二、//// ālenyo śalam penam（《新博本》—8¹/₁5）ālem śalam pēm（《新博本》二27，12¹/₁3）

Toch. Spr. 没有这一相。但 217 b 3: [a]len(am) cakkar “手掌上有轮相”，似与此有关。在《新博本》一剩下的三个字中，第一个字 ālenyo，原字是 āle，意思是“手掌”，这里是双数具格；第二个字 śalam，不见于他处，含义不明；第三个字 penam，原字是 pe “脚”，这里是依格。在上面第一相中，我们看到一个字：śalpem，意思是“脚底板”。难道这个字就是 śalam 和 penam 两个字的复合词吗？如果是的话，śalam 的意思就是“底”。这一相，把前面缺的几个字补上，就可以理解为“手掌和脚底板上都有轮相”。《新博本》二的那三个字，第一个是 āle 的自然双数（Paral），第三个是 pe 的自然双数。意思是“手掌和脚上有轮相。”这在印度古代是一个极为古老又流传广泛的迷信说法。印度古典名剧《沙恭达罗》第七幕中，国王看到自己儿子手上有轮王相^⑧，讲的也是这个迷信说法。

《吐新博本》二28，12¹/₁3: aṣuk krañśā kukam cakralakṣṇyo，似乎也应归这一相。aṣuk 等于梵文 āyata，意思是“宽阔”；krañśā，似与 kāsū “好”的单数间接格 krañcām 相当；kukam Gr. 中没有解释，我们确定它的涵义是“足趺”，下面第四相还要谈到这个字；第四个字等于梵文 cakralakṣaṇa，这里是具格。全句的意思是“在宽阔的脚上有轮相”。

这一相相当于《回新博本》—2；二28；MPPŚ: adhastāt pādatalayoś cakre jāte sahasrāre sanābhike sanemike tryākāraparipūrṇe；《大般若》2：“诸佛足下千辐轮文，辘轳众相，无不圆满”^⑨；《长阿》2：“足下相轮，千辐成就，光光相照”^⑩；《中阿》2；D2: ketthā pāda-tesu cakkāni jātāni honti sahasārāni sanemikāni sanabhiḥkāni sabbākāraparipurāni suvibhatt-antarāni；《翻译》264（29）：cakrāṅkitahastapādaḥ “手足具千辐轮相”；《大方便》2：“足下千辐轮”^⑪。在这些异本中，只有《回新博本》和《翻译》是同《吐新博本》一样，讲到了手和脚，其余都只讲到脚。

三、caikis slamm oki aṣuk parkram prār ū ////（《新博本》—8¹/₁5）

这一相其他吐火罗本都没有，意思基本清楚：“手指纤长像 caikis 的火焰一般”。caikis 形式像是具格，含义不明。《回新博本》一3：“象火炬的火焰般的果实一样美好修长的手指”，可参看。

这一相相当于《回新博本》一3；二缺；MPPŠ 3: dīrghāṅgūliḥ; 《大般若》4：“诸佛手足指皆纤长，圆妙过人，以表长寿”⑩；《长阿》5：“手足指纤长，无能及者”⑪；《中阿》3；D 4: dīgh-aṅgūlī hoti; 《翻译》263 (28): dīrghāṅgūliḥ; 《大方便》3：“指纤长”⑫。所有这些异本都没有火焰这个比喻。

四、《吐新博本》缺。(//// (a)ṣuk, kuḡam) (Toch.Spr.212 b 7)

这一相：《回新博本》一4，二缺；MPPŠ 4: āyatapādapārṣṇiḥ; 《大般若》7：“诸佛足趺修高充满，柔软妙好，与跟相称”⑬；《长阿》1缺；《中阿》4：“足周正直”⑭，似乎就是这一相；D 3: āyata-paṇḥī hoti; 《翻译》266 (41): āyata-pāda-pārṣṇiḥ, “足趺高广相”；《大方便》8：“踝骨不现”⑮。似与此相有关。吐火罗文 asuk = 梵文 āyata, kukam = 梵文 pādapārṣṇiḥ, 语法形式是双数，Gr.84, 184 没有解释。

五、(kośeññ oki wl(y)e) (Toch.Spr.212 b 7)。《吐新博本》一缺。《吐新博本》二12¹/₁ 3 只有一个字: wlyepam

这一相：《回新博本》一5，二26；MPPŠ 6: mṛdutaruṇapāṇi-pādaḥ; 《大般若》8：“诸佛手足悉皆柔软，如睹罗绵，胜过一切”⑯；《长阿》4：“手足柔软，犹如天衣”⑰；《中阿》4；D 5: mudu-taruṇa-hattha-pāda hoti; 《翻译》261 (26): mṛdutaruṇa-hasta-pādatalaḥ “手足柔如兜罗绵”；《大方便》6：“手足柔软”⑱。吐火罗文剩下的那三个字，意思是“柔软如丝”。根据这些异本来判断，吐火罗文本失掉了“手”、“足”二字。

六、//// ñ tsarnā prārwaṃ (《新博本》一8¹/₁ 6) (so)piñā prārwaṃ (《新博本》二25, 12¹/₁ 3)

Toch.Spr. 没有这一相。但217 b 3: sopiñ [pūk] [p]rārwaṃ “手指间有网膜”，似与此有关。与这一相相当的其他本子是：《回新博本》一31, 二25; MPPŠ 5: jālāṅgūlihas-tapādaḥ; 《大般若》5：“诸佛手足一指间，犹如雁王，咸有网膜”⑲；《长阿》3：“手足网缊，犹如鹅王”⑳；《中阿》8；D 6: jāla-hattha-pādo hoti; 《翻译》262 (27): jālāvanaddha-hasta-pādaḥ; 《大方便》5：“指网缊”㉑。

根据这些异本和 Toch.Spr. 中的那三个字，《新博本》一中的 ñ 似可补充为 sopiñ, 全文为 sopiñ tsarnā prārwaṃ. tsar, 意思是“手”，加 ā 为 ā 格㉒，prār, 意思是“手指”，加 waṃ 为依格。全句的意思是，“在手上手指间有网膜”。《吐新博本》二只有“手指”，没有“手”。只有《大方便》与《新博本》一完全相同，其他本则手足并提。

七、tpo kāswe ṣark pe (《新博本》一8¹/₁ 6)

《新博本》完整无缺。Toch.Spr.291 b 4: (kās)w(e) [s]ārkaḥ peyu, 似乎就是这一相。Couvreux 把属于八的 pr[o]ñcām 置于此处，误。与此相相当的其他异本是：《回新博本》一6, 二24; MPPŠ 7: utsaṅgacaraṇaḥ; 《大般若》6：“诸佛足跟广长圆满，与跟相称，胜余有情”㉓；《长阿》6：“足跟充满，观视无厌”㉔；《中阿》5; D 7: ussaṅkha-pādo hoti; 《翻译》260 (25): utsaṅga-pādaḥ, “足下不露踝节”；《大方便》4：“足跟臄满”㉕，8：“踝骨不现”㉖，都与此相相当。

根据各异本可以大体推定吐火罗文含义。tpo 不见于他处，似为 /tāp 之过去分词。kāswe，意思是“好”。sark，Gr.44 d，84 注明含义是“疾病”，显然不能用于此处。但是，根据整句结构，tpo kāswe sark 应该相当于梵文 utsaṅga。《新博本》的 pe “脚”，是单数。Toch. Spr. 的 peyu 是复数。这在解释上没有困难。至于 tpo kāswe sark 为什么等于 utsaṅga，目前尚无满意解释，只好阙疑。

八、aineýälwāśsi lā //// 《新博本》—8¹/₁₆) 《吐新博本》二只剩下一个字：aineýä
////

《新博本》一缺后半。Toch. Spr. 213 a 1 只剩下最后一个字 //// pr(o)ñcām，可能正好补充《新博本》一所缺者。紧跟着这个字有一个“八”字，明确无误地指明，它属于第八相。与这一相相当的异本是：《回新博本》—7，二23；MPPŚ 8；aineýajaṅgaḥ；《大般若》8：“诸佛双腩渐次纤圆，如豎泥耶仙鹿王腩”^②；《长阿》7：“鹿膊肠上下腩直”^③；《中阿》12；D 8；eñijaṅgho hoti；《翻译》267 (32)：aineýa-jaṅghaḥ “腩如鹿王相”；《大方便》7：“膈膊肠如伊尼延鹿王”^④。

在吐火罗文中，aineýä 是从梵文借过来的，等于梵文 aineya，巴利文 eṇi，意思是“黑鹿”。lu (复数 lwā，复数属格 lwāśsi)，Gr.82 注明是“兽”。但从《新博本》一中可以推测，lu 也许指的是“鹿”。在《新博本》—lā //// 和 Toch. Spr. pr(o)ñcām 之间，还缺什么字，缺几个音节，尚无法确定。“pr(o)ñcām 可能与梵文 jaṅgha 相当，也就是汉译本中的“双腩”。

九、《新博本》一缺。二完整无缺：sam kapśāñi mā nmo kanweṃ tkālune。Toch. Spr. 213 a 1：(sne nmālune kapśiñño ā) ////；同书 291 b 5：(kā)lymām kanweṃsinās tāpākyā(s))，都与本相相当。

相当于本相的异本条列如下：《回新博本》—8，二22；MPPŚ 9；sthitānavanatajānu-pralambabāhuḥ；《大般若》9：“诸佛双臂修直腩圆，如象王鼻，平立摩膝”^②；《长阿》10：“平立垂手过膝”^③；《中阿》15；D：thitako va anonamanto ubhohi pāni-talehi jannukāni parimasati parimajjati；《翻译》253 (18)：sthitānavanata-pralambabāhutā “正立不屈手过出(相)”；《大方便》9：“平立手摩于膝”^④。

根据这些异本，我们可以确定吐火罗文A本《新博本》一的含义。sne nmālune = 梵文 anavanata，就是汉文的“不屈”或者“平立”。kapśiñño，意思是“身体”，是单数具格。ā 后面不知道应该补充什么字。(kā)lymām，来自√ kāly “站立”，是 Ātm. 现在分词。kanweṃsinās 来自 kanwe-m，意思是“膝盖”，这个字是形容词的复数间接格。tāpākyā(s) 来自 tāpaki，意思是“圆盘”，同前一个字连起来，意思是“膝盖骨”。从语法形式来看，这个字是复数间接格。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吐新博本》二。它完整无缺，已经极为难得。而且它的表达方式也与他本不同。Toch. Spr. 的 sne nmālune，在这里变成了 mā nmo。mā，意思是“不”；nmo，与 nmālune 来自同一字根 √nām；nmālune 是动名词，nmo 是过去分词，意思是“鞠躬”、“弯身”。kapśāñi 是单数体格。这句话的意思同 Toch. Spr. 完全一样。最后一个字 tkālune，来自字根√tāk，这里是动名词，意思等于梵文 vicāra。

十、//// [kai?] oñkalye oki elā kalko gośagaṭ (《新博本》)—8¹/₁₇) //// k m gośogāt ṣotre (《新博本》二20，12¹/₁₂)

在吐火罗文A的写本中，只有《新博本》有这一相，其他本都没有。Toch.Spr. 291 b 6: //// tre škānt lakṣaṃ, “第十相”，等于没有。《新博本》一前面已残缺。第一个音节漫漶不清。其余都是非常清楚的。在其他文字中与这一相相当的是：《回新博本》一9，二20；MPPŚ 10: kośagata-vastiguhyah; 《大般若》10: “诸佛阴相，势峯藏密，其犹龙马，亦如象王”⑤；《长阿》9: “阴马藏”⑥；《中阿》13; D 10: kosohita-vattha-guyho hoti; 《翻译》258 (23): kośopa-gata-vasti-guhyah; 《大方便》10: “阴藏相如象马王。”⑦

根据这些异本，我们对《新博本》一作一些解释。onkalām “象”，单数属格根据 Gr. 237应作 onkālme。但是这里却作 onkālyme。elā 这个字，Toch.Spr. 中只出现一次：Toch.Spr. 8 b 1 kāk elā。Gr. 389 对这个字没有解释。E. Sieg 教授在他的 Übersetzungen aus dem Tocharischen (APAW, 1943, Phil-hist. Klasse. Nr. 16) 中 (第十一页)，把这两个字译为 ging hinter den Türflügel (?) (走向门后)，并加了注，说他这样译是根据我的一篇文章：Parallelversionen zur tocharischen Rezension des Puṇyavanta-Jātaka (ZDMG 97, 1943)。Werner Thomas 在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第二卷词汇表中把 elā 解释为“出去”，说它是一个地域副词。现在看来，这些解释都是不正确的。根据《新博本》一，elā = 梵文 guhya, 巴利文 guyha, 意思是“密”，“隐密”，“藏起来”。gośagat = 梵文 kośagata, 巴利文 kosohita。《新博本》一缺与梵文 vasti 和巴利文 vattha 相当的那个字，在汉文本中就是“阴”字，换句话说，也就是“男根”。但在《吐新博本》二中却补上了缺的这个字：ṣotre。ṣotre 等于梵文 lakṣaṇa, 一般理解为“记号”、“相”。但梵文 lakṣaṇa 有“生殖器”的意思，在这里 ṣotre 正是这个意思，它等于梵文的 vasti 和巴利文 vattha。

十一、《新博本》一8¹/₁₇只剩下半个字 nya ////。《新博本》二21, 12¹/₁₂，全相压缩成一个字：parimaṇḍal

其他吐火罗文A本中有这一相。Toch.Spr. 213 a 3: (nyagrot) ṣtāmm oki sam pari-maṇḍal kosne kaṣyo [tā] (preṃ) ////; 291 b 6—7: nyagrot ṣtāmm oki sam pari-maṇḍal ka[pś] ////。与这一相相当的其他文字异本是：《回新博本》一10，二21，这里没有提到尼拘陀树；MPPŚ 11: nyagrodhapari-maṇḍalaḥ; 《大般若》20: “诸佛体相，纵围量等，周匝圆满，如诺瞿陀”⑧；《长阿》19: “身长广等，如尼拘卢树”⑨；《中阿》14; D 19: nigrodha-parimaṇḍalo hoti, yāvatakv assa kāyo tāvatakv assa vyāmo, yāvatakv assa vyāmo tāvatakv assa kāyo; 《翻译》255 (20): nyagrodha-parimaṇḍalaḥ; 《大方便》11: “身圆满足，如尼拘陀树”⑩。

根据这些异本来对比研究，吐火罗文本的含义非常清楚。但吐火罗文本究竟缺多少字，现在还无法知道，当然更无法补充。仅就目前剩下的这些字来看，nyagrot = 梵文 nyagrodha, 只是把梵文的浊声送气改为清声不送气。parimaṇḍala 也借自梵文。ṣtāmm 意思是“树”，梵文没有。kosne = 梵文 yāvat, 巴利文 yāvataku。tāpreṃ = 梵文 tāvat, 巴利文 tāvataku。ka[pś] //// 可以补充为 kapśāṇi 的某一个格，意思是“身躯”，等于巴利文 kāyo。看来 MPPŚ 和《翻译》这两个梵文本都过于简单，只有巴利文与吐火罗文最为接近。汉文《大般若》也接近吐火罗文。

十二、orto kapśāṇiyo kuṃ (《新博本》一8¹/₁₈)

《新博本》一完整无缺，其他吐火罗文本全缺。与此相相当的其他异本情况如下：《回新博本》一11，二19；MPPŠ 12: ūrdhvāgraromaḥ；《大般若》12: “诸佛发毛端皆上靡，右旋宛转，柔润紺青，严金色身，甚可爱乐”④；《长阿》12: “毛生右旋，紺色仰靡”④；《中阿》7；D 14: uddhagga-lomo hoti, uddhaggāni lomāni jātāni nilāni añjana-vaṇṇāni kuṇḍala-vattāni pada-kkhiṇāvattaka-jātāni；《翻译》257 (22): ūrdhava-ga-romaḥ “毛向上旋相”；《大方便》12: “身毛上靡”④。吐火罗文 orto, Gr.35 释为“向上”，就等于梵文的 ūrdhvāgra 或 ūrdhavaga, 巴利文 uddhagga. kapaṣāṇiyo 是单数具格，Gr.作 kapaṣiṇṇo. kum, Gr.83 释为“双眉间的睫毛”。但既然 kum 相当于梵文 roma, 巴利文 loma, 那么它就泛指全身汗毛，不一定限于双眉间。

十三、som som (《新博本》一8¹/₁₈ 只剩下这两个字。

Toch.Spr.213 a 3 几乎完整地保留了这一相: s[om]-som-yokaṣi spartu tatāmsu āpat sā(spārtwṣu)。与这一相相当的其他异本是：《回新博本》一12，二18；MPPŠ 13: ekai-karomaḥ；《大般若》11: “诸佛毛孔各一毛生，柔润紺青，右旋宛转”④；《长阿》11: “一一孔一毛生，其毛右旋，紺琉璃色”④；《中阿》11；D 13: ekeka-lomo hoti, ekekāni lomāni loma-kūpesu jātāni；《翻译》256 (21): ekaika-roma-pradakṣiṇā-vartah；《大方便》13: “一一毛右旋”④。

对照这些异本，我们可以对吐火罗文作一些解释。som, Gr.327, sas “一”的间接格。som-som 等于梵文 ekaika, 巴利文 ekeka, 汉文的“一一”。yokaṣi 是 yok 的单数间接格。yok, Gr. 只注出了“颜色”一个意思。Werner Thomas⑥ 释为“毛发”。但是，在这里它显然等于巴利文的 lomapūka, 意思是“毛孔”，汉文本亦然。spartu 等于梵文 roma, 巴利文 loma, 汉文“毛”。tatāmsu, 字根√tām, 意思是“产生”，这是致使动词的过去分词。āpat, Gr.403 没有解释，它显然等于梵文的 pradakṣiṇa, 巴利文 padakkhiṇā. sās-pārtwṣu, 字根√sparcw 意思是“旋转”，这是致使动词的过去分词，等于梵文的 varta。

在异本中 MPPŠ 最简单。巴利文本“右旋”这个说法归入14。

十四、《新博本》全缺。Toch.Spr.291 b 8: (yok yāmu jambunāt wāss oki āštār lukṣanu wsā-yok ya(ts) ////) 可以补充。

与这一相相当的异本是：《回新博本》一13，二17；MPPŠ 14: suvarṇavarṇaḥ；《大般若》14: “诸佛身皮皆真金色，光洁晃曜，如妙金台，众宝庄严，众所乐见”④；《长阿》13: “身黄金色”④；《中阿》16；D 11: suvaṇṇa-vaṇṇo hoti kañcana-sannibha-ttaco；《翻译》：缺；《大方便》14: “身真金色”④。

根据这些异本，解释一下吐火罗文本。yok 义为“颜色”。yāmu, 字根√ya yām, 义为“作”，这是过去分词。jambunāt, 来自梵文 jambūnada 义为“金子”。wās 意思是“金子”。āštār, “纯浩”。lukṣanu, “辉煌”。wsā-yok, “金色”。yats, 等于梵文 chavi 义为“皮肤”。看来《大般若》和 D 与吐火罗文相接近。其他诸本都过于简单。

十五、//// s lykalyāts (《新博本》一14 ¹/₂ 1) lykalyā //// (《新博本》二17, 12 ¹/₁ 1)

《新博本》一缺前半；从地位上来看，《新博本》二后面似乎缺点什么。Toch.Spr.213 a 4 也只剩下了几个字：//// lykalyā -ya(ts), 下面是一个数目字“十五”，表明这是第十五相。与此相相当的异本是：《新博本》一14；MPPŠ 16: sūkṣmacchaviḥ；《大般若》13: “诸

佛身皮，细薄润滑，尘垢水等，皆所不住”^⑤；《长阿》14：“皮肤细软，不受尘秽”^⑥《中阿》10；D 12: *sukhuma-cchavī hoti sukhumattā chariyā rajojallamkāye na upalippoti*；《翻译》17: *sūkṣma-suvarṇa-cchaviḥ*；《大方便》16：“皮肤细软，尘垢不着”^⑦。

现在再看一看吐火罗文。Gr.19 *lykāly* A = B *lyk-aške*，又 = 梵文 *sūkṣma*，“细软”或者“细薄”。《新博本》一似乎缺了一个 *ya*，*yats* 意思是“皮肤”，已见上一相。

十六、*ṣpat paplatkunt*（《新博本》—14¹/₂ 1；二16，12¹/₁ 1完全相同）

《新博本》完整无缺。Toch.Spr.213 a 4: *ṣpat paplatkunt*，与《新博本》完全相同。Toch.Spr.292 a: *śākṣpat* [*tpi*](*nt lakṣam* 17)，Couvreux 把它放在这里，是错误的，应归下面第十七相。

与此相相当的异本是：《回新博本》—15，二16；MPPŠ 17: *saptotsadaḥ*；《大般若》15：“诸佛两足、二手掌、中颈及双肩七处充满，光净柔软，甚可爱乐”^⑧，《长阿》18：“七处平满”^⑨；《中阿》17；D16: *satt-ussado hoti*；《翻译》250 (15) : *saptotsadaḥ*；《大方便》17：“七处满”^⑩。

现在再看吐火罗文。只有两个字：第一个是“七”，第二个字，Gr. 认为它是 $\sqrt{\text{plāt-k}}$ 的过去分词。它显然相当于梵文的 *utsadaḥ*，巴利文的 *ussado*。

十七、《新博本》一全缺。《新博本》二15，12¹/₁ 完整无缺：*tsātsekw oky esnaṃ*。Toch.Spr.213 a 4只剩下前两个字：(*tsātseku oki* ///)。

与此相相当的异本是：《回新博本》—16，二15；MPPŠ: *citāntarāmsaḥ*；《大般若》16：“诸佛肩项，圆满殊妙”^⑪和17：“诸佛膊腋悉皆充实”^⑫，好像都属于此相；《长阿》15：“两肩齐亨，充满圆好”^⑬，似属此相；《中阿》20和21；D18: *cit-antarāmsaḥ*；《翻译》251 (16) : *citāntarāmsaḥ* (*cirāntarāmsaḥ*) “两腋圆满 (相)”；《大方便》19：“臂肘腩圆”^⑭，20：“胸骨平满”^⑮。

吐火罗文剩下的那几个字中第一个 *tsātseku*，是 $\sqrt{\text{tsek}}$ “造形，塑形”的过去分词，等于梵文的 *cita*。《回新博本》用了类似的字，最接近吐火罗文本。在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 *esnaṃ* 这个字。这个字的原形是 *es* “肩膀”。在迄今发现的残卷中，单数依格是 *esām*，这里却是 *esnaṃ*，中间加了一个 *n*。这种现象也见于别的字中，比如 *oṅk* “人”，单数间接格是 *oṅk-n-aṃ*。参阅 Krause 和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Bd.I, S.108。

十八、《新博本》一全缺。Toch.Spr.213 a 5 还剩下几个字：/// [w](a)kal kapś-[a] (ñi)。

与此相相当的异本是：《回新博本》—17；二缺；MPPŠ 19: *siṃhapūrvārdhakāyaḥ* 《大般若》21：“诸佛颌臆并身上半，威容广大，如师子王”^⑯；《长阿》21：“胸膺方整如师子”^⑰；《中阿》18；D17: *siha-pubbaddha-kāyo hoti*；《翻译》254 (19) : *siṃhapūrvārdha-kāyaḥ* “上身如师子 (相)”；《大方便》18：“上身如师子”^⑱。

在吐火罗文中 *wakal* = 梵文 *ardha*。*wakal kapśaṇi* 就是“半身”，再补充上一个“上”字，就是“上半身”。

十九、(*tso*)*pats kārme kapsiññum* 19（《新博本》一，14¹/₂ 2）。《新博本》一大概只丢掉一个音节。《新博本》二则完整无缺：*tsopats smak kapśño* (14，12¹/₁ 1)。Toch.Spr 213 a 5: *tsopats-kārme-(ka)pśiññum* 19，与《新博本》一完全相同。315 a 7: *kārme kapsiñño*，可以参阅。

与此相相当的其他异本是：《回新博本》一可能是10，二可能是21；MPPŚ 20: bṛhad-rjukāyaḥ；《大般若》18：“诸佛容仪，洪满端直”⑤；《长阿》可能是17：“身长倍人”⑥；《中阿》可能是20；D 15: brahm-ujju gatto hoti；《翻译》似乎缺这一相；《大方便》21：“得身臚相”⑦。

在《吐新博本》一和二中，第一个字等于梵文的 bṛhad，巴利文 brahma，意思是“长大”；《新博本》一第二个字 kārme, Gr. 385 释为“直，真”，在这里是“直”，等于梵文的 ṛju，巴利文 uju，汉文的“端直”；二本第三个字相当于梵文 gātra、巴利文 gatta，意思是“身体”。《吐新博本》一的 kapaśiññum 是 Bahuvrīhi，二的 kapaśño，完整的形式似应作 kapaśiñño，是单数具格。Toch. Spr. 292 a: kapaśaṇi sāk nupint la(kṣaṃ) “第十九相”，应该放在这里，而不应像 Couvreur 那样，放在上一相下面。

二十、kāsu woru esnu(m) (《新博本》一14¹/₂ 2)。《新博本》二13, 12¹/₁ 1: (kā)su worku esnaṃ wārtṣ. Toch. Spr. 213 a 5: kāsu woru esnum, 与《新博本》一完全相同。

这一相的异本是：《回新博本》一19, 二13; MPPŚ 21: suṣaṃ-vṛtaskandhaḥ；《大般若》16：“诸佛肩项，圆满殊妙”⑧；《长阿》15：“两肩齐亭，充满圆好”⑨；《中阿》21; D20: samavatta-kkhandho hoti；《翻译》249(14): su-saṃvṛta-skandhaḥ；《大方便》可能是19：“臂肘臚圆”⑩。

《吐新博本》一的三个字：第一个等于梵文的 su，意思是“好”；第二个 Gr. 认为来自 √wār (?), 这是它的过去分词，等于梵文的 saṃvṛtta 或 saṃvṛta；《新博本》二不是 woru，而是 worku，似为 √wār 的过去分词。第三个字是 es “肩”，esnum 是复合词 bahuvrīhi 惯用的词尾 -um 形成的。《吐新博本》二 esnaṃ，参阅上面第十七相。但这里增加了一个字：wārtṣ，意思是“宽阔”。

二十一、《新博本》全缺。Toch. Spr. 213 a 5: śtwarāk ka(mañ) ////, 就是这一相。292 a 4: //// (wiki ṣa) pint lakṣaṃ, “第二十一相”，应该归这里。但是这只是一个数字，本文全缺。

其他异本是：《回新博本》一20, 二11; MPPŚ 22: catvāriṃśad-dantaḥ；《大般若》23第一部分：“诸佛齿相四十”⑪；《长阿》22：“口四十齿”⑫；《中阿》22第一部分; D23: cattāriṣa-danto hoti；《翻译》241(6): catvāriṃśad-dantaḥ “齿相四十具足”；《大方便》22 “口四十齿”⑬。

吐火罗文的两个字，第一个是“四十”，第二个是“牙齿”。

二十二、《新博本》全缺。Toch. Spr. 292 a 4 只剩下 mā a ////。

其他异本是：《回新博本》一21, 二12 a; MPPŚ 23: aviraladantaḥ；《大般若》23 c: “诸佛齿相……净密，根深”⑭；《长阿》24：“齿密无间”⑮；《中阿》226; D 25: avira-danto hoti；《翻译》243(8): avirala-dantaḥ, “齿根密(相)”；《大方便》23 a: “齿密不疏”⑯。

根据这些异本，可以确定，吐火罗文的 mā 就等于梵文 avirala 的 a-，汉文的“不”。Couvreur 把 mā a //// 放在上一相项下，是错误的。

二十三、《新博本》缺。Toch. Spr. 292 a 5: (lyutār me) m[a]ṣ sam tswos ritwoṣ kamañ wiki tāry(āpint lakṣaṃ 23)。

在其他文字中这一相的情况如下：《回新博本》—22, 二12 b; MPPŚ 缺; 《大般若》23 b: “诸佛齿相……齐平”；㊟《长阿》23: “方整齐平”㊟；《中阿》缺; D 24: sama-danto hoti; 《翻译》242 (7): samadantaḥ, “齿齐平相”；《大方便》23 b, “齿……而齐平”㊟。

吐火罗文 lyutār memaṣ, 意思“超过限度”。sam = 梵文 sama。tswo 是 √tsu “连接”的过去分词。ritwo 是 √ritw “连合”的过去分词。

二十四、//// āṅkari (《新博本》—14¹/₂3)。Toch.Spr.213 a 6 (ṣokyo ā(r)ky-(aṃ)s āṅkari)。

此相其他异本是：《回新博本》—23, 二10; MPPŚ 24: śukla-dantaḥ; 《大般若》23 d: “诸佛齿相……白逾珂雪”㊟；《长阿》25: “齿白鲜明”㊟；《中阿》22 c; D 26: susukha-daṭṭho hoti; 《翻译》244 (9) su-śukla-dantaḥ, “齿白净(相)”；《大方便》24: “齿色白”㊟。

三个吐火罗字，第一个是副词，相当于梵文的 su, 意思是“很”。等二个原字是 ārki, 意思是“白”，这里是复数体格。第三个原字是 āṅkar, 意思是“长牙”，这里是复数体格。

二十五、《新博本》一和二都完整无缺：一是 śisāk śanweṃ 25 (14¹/₂3)；二是 śiśhi tāñ śa(nweṃ) Toch.Spr.213 a 6 与《新博本》一完全一样。292 a 6: kesār-śiśkiss oki wārtsāñ prākraṃ akri [t]raṃ [san]weṃ wiki pañpint [la](kṣaṃ 25)。

其他文字的异本是：《回新博本》—24, 二9; MPPŚ 25: siṃha-hanuḥ; 《大般若》21 a, 参阅上面第十八相；《长阿》20: “颊车如师子”㊟；《中阿》19; D 22: siha-hanu hoti; 《翻译》246(11): siṃha-hanuḥ, “颊车如师子(相)”；《大方便》25: “颊车方如师子”㊟。

同这些异本比起来，吐火罗文本都较详细。kesār = 梵文 kesarin “狮子”。śiśkiss 是 śiśāk 的形容词，“狮子的”。wārtsāñ, “宽大”，是 wārts 的阴性复数体格和间接格。prākraṃ 是 prākār “坚实”的阴性复数体格和间接格。akritraṃ “圆”是 akritār 的阴性复数体格和间接格。śanweṃ “颊”，Werner Thomas 称之为天然双数㊟，阴性。它相当于梵文和巴利文的 hanu。《吐新博本》二的 tāñ, 目前无法解释。

二十六、tspokats ㊟ tspokaṣinā (《新博本》—14¹/₂3) yomu wākmats tspokṣinōs (《新博本》二8, 12¹/₂8)。《新博本》一，根据 Toch.Spr.213 a 6 可以补充为 (s wākmant yom(u)////)。从上下文来看，《新博本》二是完整无缺的。

与此相相当的异本是：《回新博本》—25, 二8; MPPŚ 26: rasarasāgraprāptaḥ; 《大般若》25: “诸佛常得味中上味，喉脉直。故能引身中千支节脉所有上味”㊟；《长阿》26: “咽喉清静，所食众味，无不称适”㊟；《中阿》22 d; D 21: rasaggas-aggi hoti; 《翻译》245 (10) rasa-rasāgratā “咽中津液得上味(相)”；《大方便》26: “味中得上味”㊟。

《吐新博本》一的第一个字是 tspok (梵文、巴利文 rasa, 汉文“味”)的形容词 (Gr.36 b)。第二个字是 tspok + a + ṣi (Gr.44 d, 属格形容词)，阴性复数间接格是 tspokaṣinās。Toch.Spr.213 a 6 的第一个字，原字是 wākam (“优越性”，相当于梵文 agra, 巴利文 aggi, 汉文“上”)，wākmant 是复数(没有特殊的间接格, Gr.131)《吐新博本》二的 wākmats, 根据 Gr.36 c, 是 wākam 的形容词。至于 yomu 则是 √yom (“达到”，“得到”)的过去分词，相当于梵文的 prāpta, 汉文的“得”。

二十七、《新博本》一全缺。二则完整无缺：wārts knuṃts kantu (7, 12¹/₂8)。To-

ch.Spr.292 a 7: (šo)lāraṃ poñcāṃ akmaṣi mañ walyānt wār ////) (补充为 wārts 或 wārtsi kantu)。

其他异本是:《回新博本》一26,二7;MPPŚ 27: prabhūtajihvaḥ;《大般若》26:“诸佛舌相,薄净广长,能覆面轮,至耳发际”⑩;《长阿》27:“广长舌左右舐耳”⑩;《中阿》24;D 27: pahūlā-jihvo hoti;《翻译》247(12): prabhūta-tanu-jihvaḥ “广长舌相”;《大方便》28:“广长舌”⑩。

吐火罗文 Toch.Spr.292 ṣolāraṃ, 后置词,“一直到”。poñcāṃ, 原字是 pont “整个”,这是阳性间接格。akmal “面孔”,加 -ṣi 变为形容词属格。mañ, “月亮”。walyānt, 动词 waly(?) 或 1/wāl “遮盖”,这是现在分词主动语态。括号中的两个字,意思是“广长舌”。Toch.Spr. 与《大般若》最为接近,mañ 就是《大般若》的“面轮”,(加上 akmaṣi)。《吐新博本》二,从前后文来看,是完整无缺的;但极短,只有三个字。knuṃts 涵义不悉。

二十八、《新博本》一全缺,只剩下一个数目字28 ($14\frac{1}{2}/4$)。二则完整无缺: brahmasvar waḥ ($12\frac{1}{2}/8$)。Toch.Spr.213 a 7 只剩下一个字: (//// waṣem “声音”)。

其他文字的异本是:《回新博本》一27,二6;MPPŚ 28: brahmasvaraḥ;《大般若》27:“诸佛梵音,词韵弘雅,随众多少,无不等闻,声音洪震,犹如天鼓,发言婉约,如频伽音”⑩;《长阿》28:“梵音清彻”⑩;《中阿》23;D 28: brahma-ssaro hoti;《翻译》248(13): brahma-svaraḥ “梵音相”;《大方便》29:“梵音声”⑩。

吐火罗文 Toch.Spr. 仅余的那个字 = 梵文 svara, 巴利文 ssaro, 汉文“音”。《吐新博本》二,第一个字是梵文,同 MPPŚ、D 及《翻译》完全相当,但又增加了第二个字: wak, 这个字 = 梵文 svara。

二十九、《新博本》一完整无缺: tsem yokāñā aśāṃ ($14\frac{1}{2}/4$)。Toch.Spr.213 a 7 亦然。《新博本》二5, $12\frac{1}{2}/8$ 只剩下 //// (k)āñā。

其他异本是:《回新博本》一28,二5;MPPŚ 29: abhinīlanetraḥ;《大般若》29:“诸佛眼睛,紺青鲜白,红环间饰,皎洁分明”⑩;《长阿》29:“眼紺青色”⑩;《中阿》26;D 30: abhinīla-netto hoti;《翻译》240(5) a: abhinīla-netra-gopakṣmā “眼色紺青而眼睫如牛王(相)”;《大方便》30:“目紺青色”⑩。

在吐火罗文本中,tsem 等于梵文和巴利文 abhinīla, 汉文“紺青”。有人说,tsem 是借自汉文“青”字,这是可能的.yok, “颜色”, Bahuvrīhi 复合词阴性复数 yokāñā. aśāṃ, ak “眼睛”的双数。《翻译》的“如牛王”,不见于吐火罗文和其他文字,它出现于第三十相。

三十、《新博本》一完整无缺: kayurṣis oki pātkru ($14\frac{1}{2}/4$)。Toch.Spr.213 a 7 同,只是第一个字作 kayurṣiss。

其他异本是:《回新博本》一29,二4;MPPŚ 30: gopakṣmanetraḥ;《大般若》28:“诸佛眼睫,犹若牛王,紺青齐整,不相杂乱”⑩;《长阿》30:“眼如牛王,眼上下俱眇”⑩;《中阿》25;D 31: go-pakhumo hoti;《翻译》240(5) b, 已见上一相;《大方便》31:“眼如牛王”⑩。

在吐火罗文本中,kayurṣ, “公牛”, kayurṣis 是单数属格。pātkru, 意思是“眼睫毛”。

三十一、《新博本》一缺，二只剩下一个字：uṣṇi. Toch.Spr.213 a 7: (uṣṇīr mrācam.)

其他异本是：《回新博本》一30，二2；MPPŚ 31: uṣṇīśaśīrṣaḥ；《大般若》32：“诸佛顶上，乌瑟膩沙，高显周圆，犹如天盖”④；《长阿》32：“顶有肉髻”④；《中阿》27；D 缺；《翻译》236 (1)：uṣṇīśa-śīraska-tā “顶肉髻相”；《大方便》27：“肉髻相”④。

吐火罗文 uṣṇi(?) uṣṇīr，借自梵文 uṣṇīśa，汉文意译“肉髻”，音译“乌瑟膩沙”。mrācam 来自 mrāc “头”，加 am，是单数依格，“在头顶上”。

三十二、《新博本》一只剩下一个数目字：32 (14¹/₂5)。Toch.Spr.213 a 7: (ārki kum pārwanam)

其他异本是：《回新博本》一32；二3；MPPŚ 32: ūrṇā；《大般若》31：“诸佛眉间有白毫相，右旋柔软，如睹罗绵，鲜白光净，逾珂雪等”④；《长阿》31：“眉间白毫，柔软细泽，引长一寻，放则右旋，螺如真珠”④；《中阿》28；D 32: uṇṇā bhamuk-antare jātā hoti odātā mudu-tūla sannibhā；《翻译》4: ūrṇā-keśaḥ，“眉间白毫(相)”；《大方便》32：“眉间白毫”④。

吐火罗文 ārki，“白”。kum，参阅上面第十二相。pārwanam，来自 pārwaṃ “眉毛”，这里是双数依格。Toch.Spr.292 b 2: lyutār memaṣ ārki ciñcār kum ā(pat) ////，也属于这一相。lyutār memaṣ “超出限度”，已见上面第二十三相。ārki，上面已有。ciñcār，“可爱”。kum，上面已有。āpat，“右旋”。

《新博本》三十二相同其他异本的对比情况，就介绍到这里。我还要指出一点：《吐新博本》二的第一相是 rājavartyok (12¹/₂7)，不见于二，也不见于《回新博本》一，而只见于《回新博本》二1。

在《新博本》一14¹/₂中，三十二相一介绍完，接着就出现了下面几句话：kuprene toṣcamī (似应作 cami) taryāk wepi ṣotreyāntu pkāk ypīc salu ka //// (下一行缺前半，根据 Toch.Spr.213 b 1 可以补充为：pśīñnam tākeñcam tmaṣ yas cami anap)ra ṣtmo-
raṣ sne ṣotre-paltsakyo-khatṣ tanne wkonyo sañce pparksācam，译为汉文是：“如果在他身上三十二相完整无缺地存在的话，那么你们站在他面前，心里不要想到那些相，这样把疑问提给他”（《新博本》14¹/₂ 5—6）。以后的故事，同现在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无关，就不再介绍了。

三十二相散见于许多佛典中，我没有必要一一搜罗。我在上面只选择了其中重要的几种，加以对比研究。Max Müller 的 Dharmasaṃgraha 中也有三十二相，此书尚未见到，姑存而不论。Wilhelm Schulze 在他的 Kleine Schriften 中有一篇文章：Zum Tocharischen，也讲到三十二相中的许多相，可以参阅。

从我的介绍中可以看到：三十二相的顺序和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三十二相本来就出于人为捏造，再加上宗派的分歧，要求它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但在分歧中仍似有规律可循。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组：一组从足开始，一直到肉髻或眉间白毫，《吐新博本》一，《回新博本》一，MPPŚ，《大般若》，《长阿》，《中阿》，D，《大方便》等属之。一组从肉髻开始，一直到足，《吐新博本》二，《回新博本》二和《翻译》属之。令人奇怪的是：吐火罗文本和回鹘文本都分属两个组，这个现象目前还无法解释。《回鹘》据说从吐火罗文译过来的，按理它应该同吐火罗文本完全相同。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有理由让我

们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现在的吐火罗文 A 的《弥勒会见记》不可能是回鹘文同书所依据的原本。但是，我现在仅仅有三十二相对比资料，新博本其他部分我还没有对比研究。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只有“且听下回分解”了。

本文开始时曾说到：关于三十二相的对比研究对确定字义会很有帮助。上面的分析、对比确实能确定一些过去弄错了的或者模糊不清的字义，我相信，这一看法是会得到大家的同意的。但是这个工作方在筚路蓝缕的阶段，我现在研究的数量仅约占《新博本》的二十分之一，其余部分还在钻研。希望能得到研究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学者的合作，把全部《新博本》整理出来，让这部迄今发现的最长的吐火罗文佛典能够推动吐火罗文的研究。

注 释

① 《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见《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社会科学出版社。

② 《回鹘》三十二相最初是根据库尔班同志抄给我的一张单子加以论列的。后来见到李经纬同志的文章。又蒙李经纬同志把他的第二幕的译文稿本送给我看。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谨向他们致谢。

③ 皆见 Couvreur 论文。

④ ⑨⑫⑮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大正大藏经》7,726 a。

⑤⑩ 同上书1,5 a。

⑥ 同上书 1,686 a。参阅同书卷11，《大正大藏经》1,493c。

⑦⑪⑭⑰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同上书3,164c。

⑧ 迦犁陀娑著季羨林译《沙恭达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大正大藏经》1,5b。

⑪ 同上书1,686 a-b。

⑫ Wolfgang Krause und Werner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Bd.1, Grammatik, Heidelberg 1960, § 71, 改为 Perlativ 格，表示“向各方面”的意思，有时与依格相差无几。

⑬ Werner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Bd. 2, Texte und Glossar, Heidelberg, 1964年。

⑭ 《大正大藏经》7,726a-b。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同上书卷 726 b。

⑰ Krause u. Thomas, 同书, § 67。

⑱ Toch.Spr.213 a 6 作 kant。

四川省举行民族语文工作座谈会

五月十三日——二十一日，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四川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在成都召开了四川省民族语文工作座谈会。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以及乐山、渡口等地的彝、藏、羌、汉等民族代表50余人欢聚一堂，就四川省彝、藏语言文字翻译及教学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会议开得很活泼、生动，总结了经验，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与会代表列席了全国壮侗藏缅苗瑶语言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并邀请马学良教授、王均教授、严学窘教授分别作了访日、访美、访法报告，许多代表还参加了学术报告会。

书 津

Handwritten text in Old Khotanese script, consisting of approximately 10 lines of text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76 YQ 1.8 ¹/₁ (新疆博物馆提供)

Handwritten text in Old Khotanese script, consisting of approximately 10 lines of text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76 YQ 1.14 ¹/₂ (新疆博物馆提供)